

大学的西门临着一条不闹的路,门外曾经有过一个很小的书店。那是临时搭起的一个棚,很小,大概可以站立一匹小马,而且小马不能顽皮地转来转去,踢骰子,甩尾巴,否则它就稀里哗啦了。书店的名字也正是叫马槽书店。

它是突然出现的。那个年代适合它出现,所以也不突然。那时,书籍,稀罕的理论,尤其是文学,新名著哗然,你《致橡树》,他《白轮船》《黑骏马》,像四处的花丛和林子,蜜蜂嗡嗡地围住,绕着,空气里也是自由、热烈的甜味。大学东门外也有个书店,那是一个老式意义上的书店,我走进去看看,左面架子上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见了。我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呢?营业员说,一本也没有,进了又卖完,进了又卖完。我笑,走了出来。我上课讲了这本书,男孩霍尔顿是很容易被跟上的,中央公园湖中的野鸭子也容易被惦记。文学在那时很民间,不是供给评奖的,无须组织,一堂课,一个人告诉一个人,一群人告诉许多人,阅读着的就喜悦,奔走相告,于是就文艺开来。朦胧诗哪是读得很艰难的呢,一些年后在北方的海边遇见有趣的舒婷,一同讲文学给中学生听,我对她说,你写的那个高高的橡树,是可以很多人一起朗诵的,各自的心里会捧住各自的句子,是很读得懂的诗。她说:“我也觉得。”

## 内心隐秘

格至

毛妹不识字,却站在宣传栏前看得津津有味。她的儿媳那时候在医院的药房工作,透过药房的窗口,可以清晰地看到医院大厅内的情况,芸芸众生,皆在她的眼里。儿媳和婆婆毛妹有过节,于是忍不住要揶揄她一下。儿媳满脸不屑地说,你们看,这个女人根本不识字,还喜欢装模作样,要是让她识点字,不知道有多强势!

太太有一次散步时和我说起这个发生在他们科室的小插曲,她的观点和她的同事相同,认为毛妹确实有点装腔作势,她这副陶醉的样子是做给谁看呢?我却并没有照着他们共同认为的那样想,我说:“你知道毛妹那时候在看什么?在想什么?或许这个时候,她心中感慨万千:要是我识字,说不定也会像宣传栏里的那些专家、先进人物一样,用头像和事迹,展示给大家看。她从宣传栏里看到了虚拟的自己,这是她的隐秘,也有可能她内心的一次真实流露。难说不是她的欢乐!”每个人的心中,自有一个江湖。



## 小马棚书店

梅子涵

边上有个中学生,指指海上,问我:“你看见白轮船了吗?”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真是能很艺术地转换文本,就说:“看见了。”

“是哪儿开来的呢?”

“是从一个小说的港口。”

“那个男孩子在上面吗?”

“最好是在上面。”

我想,她应该是不希望男孩子变成鱼游走的。

可是当神一般的白色母鹿也被杀了,那么人还如何被指望呢?莫蒙爷爷还能活在男孩的心里吗?

在返回文学宿营地的路上,女孩子说:“我觉得艾特玛托夫的笔尖里像蘸着安徒生的墨水,男孩子有些像小人鱼。”

我不吃惊,但记住到如今。那是一个高二学生。文学在那时,被沉浸得比文学本身的意义还深,读者不只是在研讨会上发言的那几个,文学只要被喜爱,就不会高在天外,日月星辰都只在树梢之上,和普通鸟儿、珍稀鸟儿一样距离。普通鸟儿的声音是更熟悉的动听,而有些“稀珍”,可能正像那个丹麦童话中的假夜莺。

我站在小棚子的门口朝里望了望,架子上放着些书,一张小桌,几把椅子,两个笑容,别的就没啥了,简易得有些随心所欲。

年轻的笑容叫小姜,说:“地方很小的,你进来坐吧!”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姓姜,是后来听别人说小姜才知道的,我这是把后来知道的提前说,有个名字会亲切很多。小姜是个亲切的人,总是神态恭敬,略倾着身子真情实意与人说话。

我踏进了,没有坐,说:“蛮灵的!”

“蛮灵的”是上海语气的词。呼吸不重,夸张很少,那个“灵”字尤其跳动友善,灵得很灵。

小姜说:“谢谢依。”

坐在里面的另一个笑容说:“谢谢依讲得好!”

小姜说:“这是我妈妈。”

“我也是为我妈妈有个地方可以坐,伊欢喜书。”

我并不时常来,可却时常听见别人说起它,我的学生们也说起,他们有的听我上小说课,有的随同我读儿童文学。他们不是说在那儿买了什么书,而是说在那儿的夜晚听讲了什么讨论了什么。结果不是总迎合动机的,一个只可以站立一匹小马的方寸之地,在书店的名义下,延伸为夜晚沙龙、文学客厅。相互交换阅读热情、思想句子、喜爱的篇目……这个情景怎么渐渐形成的,不听说,大约也可知道,就是你告诉我,我告诉他,约好了去那儿坐,聊着聊着,鲁迅来了,安徒生从叶君健的译本里跨出,个子太高,只能坐在地上。艾特玛托夫、张承志,互不甘拜下风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坐在一起。舒婷听着夸她的橡树,心想着对凌霄花的奚落是不是臆断不够,攀援着盛开也是鲜艳,哪个长大可以只靠自己的身干,这个小棚子里的夜晚,也是美好的相互攀援,发生过互生爱慕吗?其实诗人的奚落还是恰当,诗的话语也有语境和篱笆!

我有时也会在晚间走到它的门口,小姜总是站在或者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像个锡兵。他每次都笑容认真地邀请我进去,爸爸妈妈也示意我进去坐下。她有太标准的上海邻家姆妈的形象和神情,语音、目光全是亲近、平和,不会突然收拢,也不需要刻意展现,而是总在,连黑里夹白的发间都是平顺的温和,岁月被她处置得一尘不染。

我只站在门外,不进去。外面暗暗的路灯,里面更显明媚。目光须有停留处,我满心舒展地看着、听着里面的年轻。虽然那时,我也依旧年轻着。我喜欢被明媚映照,哪怕站得像稻草人,守望自己的麦地,我不吓唬麻雀,它们唱的歌也是给我的旋律,人的旋律不能单调。

路上真安静。路的东头有个银行,大学的人存款取款都要推开它的大

门。路的这头是个小马棚。我年幼的时候,成天混在家后院的军马厩里。我被小马的尾巴甩到过脸,我也学着它顽皮地转来转去,踢骰子,甩尾巴,假装奔跑得很远的地方。

小马棚书店的边上是大学围墙,里面的教授公寓亮着灯,大马们安宁地正看着他们各自的行走地图,锡兵小姜守卫着,年轻的小马并不嘶鸣,热烈和奔腾也可以蹄声如诗。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如果大门外的路上,还有这样一个马棚,我站在门口看,听,那我会怎样长大呢?

大学的西门外,小马棚书店消失也很突然,不见了,又成一块空地。

我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总会想着它随心所欲的简易和温馨,想着小姜教养恭敬的锡兵模样,想着他姆妈,很动情这儿曾经有过这一节小历史,大历史不容易写上,那么我就在这儿记下来,献给知道它的所有人。

我家的小院子有一棵夹竹桃树,是我祖父种下的。夹竹桃秋天不落叶,是冬天冻落的,春天冒出新芽。我学画画的时候,曾坐在院子里画树干上的新芽。夏天夹竹桃疯长,开桃红色的花,我没画过。我父亲任溶溶好像认为夹竹桃的红花有点俗气。

我也喜欢看到院子里自然生长的植物,秋天去修剪高高的野草,脚都快落不下去了。邻居家有一年种爬山虎,爬满了墙。后来邻居家搬走了,新房东把院子改成客厅,铲除了泥地。爬山虎居然在我家院子长起来了。

它秋天是落叶的,我就清除高处墙上的枯枝,因为爬山虎夏天疯长,会堵住屋顶落水沟的。

我父亲晚年出不了门,坐着看窗外的世界,就先看到自己父亲种下的夹竹桃树,春天夏天,它和爬山虎们一起,开开心心地长啊长,高高地挡住了窗户,包裹着窗户,爬满了墙。秋天了,我就锯掉挡住窗户的夹竹桃,剪下高处的爬山虎,让我父亲又能看到邻居家的窗子。

那一年秋天,我陪父亲住院,等到父亲恢复要回家,哥哥就把房间打扫干净,连小院子一起打扫了。我回来看看院子,树上小枝干都去除了,地上一片空白,爬山虎也全拔光了。夹竹桃孤零零,院子光秃秃,冷清清。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干枯的夹竹桃树又冒出嫩芽,每年都是这样的。那一天,久违的太阳照在窗边,我的眼角一亮!让我吃惊的,是我残存的爬山虎枯枝冒芽了,叶芽小小的,苍白的,在阳光下闪亮!我到院子里看,泥地里还是光秃秃的。太奇怪了!最终,我在墙角落水管道后面,发现粗壮的爬山虎枝条。我看不见落水管道后面,但相信后面有爬山虎的根还活着。

我指给父亲看,看窗边那片小小的、亮亮的叶芽,让他分享我的惊喜。

一个夏天,爬山虎又爬满墙,夹竹桃树也很茂盛,杂草小花又布满院子。

我很开心,又在父亲身边过了一年!

现在中秋的明月,让我怀念与父母一起度过的那些温馨时光。曾经,一家人围坐于月下,品尝着月饼的香甜,分享着生活的点滴,那是多么幸福的画面。如今,明月依旧,而父母却已远去,徒留我在这全世中独自思念。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句千古名言,如重锤般敲打着我这颗心。悔恨当初未能多陪伴父母,未能尽到更多的孝心。如今,只能在回忆中感受他们的温暖,在思念中追寻他们的身影。

因着友人兼同学的邀请,我搭乘了从上海飞往银川的飞机,3小时之后便落地银川,然后驱车1小时不到,抵达了吴忠。这是一座很干净的城市,有着宽阔的马路,有着清新怡人的空气,有着林林总总的小吃店,充斥着浓浓的烟火气,唯一没有的是密密麻麻的人,这便是我第一眼所看到的吴忠了。

来到吴忠,我开始体验新吴忠人的生活。在夏风习习的清晨,坐在拉面馆内,身着回族服饰的漂亮小姐姐服务员为我端上了一碗用牛骨熬制的拉面,面条的宽细可以完全按照食客的要求现场拉制,我要了一碗超细的拉面,师傅的手艺不错,愣是把面条拉成了头发丝般的精细,汤面上漂着碧绿的香菜和葱花,煞是好看,霸道的香味顿时扑鼻而来。我淋上了些许的醋,挑起一筷子的面,吸溜进嘴,美味瞬间在味蕾炸开,面条的劲道和汤料中醇正的牛肉味儿真是叫人欲罢不能,我呼啦啦地吃着拉面,直至碗中见底,再配上一两碟精致的小菜和卤蛋……原来美好的一天就如同这一碗拉面一般拉开了序幕。

后来我发现吴忠的开启模式可以是拉面,也可以是一碗羊杂汤。说到羊杂汤,我也吃过不少,但没有羊膻味,有的尽是羊杂的鲜美。必须提及的是,吴忠的羊杂汤辣味也掌握得恰到好处,真可谓谓一分太多,减一分又不过瘾。一边吃着浓稠醇香的羊杂汤,一边配上简简单单的白饼子,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之后,我品尝到了最具吴忠当地特色的早茶,在没有来吴忠之前,我吃过广州的早茶,扬州、泰州等多地的早茶,唯独没有想到吴忠人也喜爱吃早茶。这里的早茶处处体现出“塞上江南”的气韵,尤其颗颗圆润如珠的米飯让食客完全忘记正身处大西北。早茶的餐桌上有着吴忠的特色菜:手把羊肉,尤其是用滩羊制作的,手把羊肉,肉质细腻,做法以蒸煮为主,很健康。我平时不是一个偏爱羊肉的人,但只一口便爱上了吴忠的羊肉。我第一次尝试小吃夹板,感觉十分特别,尤其喜欢牛肉馅的,炸得酥脆,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配上肉丸西红柿木耳粉丝等食材,无论是汤烩还是红烧,都别有风味。还有山芋拔拉子、羊肝子凉皮、凉拌沙葱等都各有千秋。另外,早茶的美食也很有特点:烫面油香、馓子、筱面蒸饺、荞面馅烙等,烫面油香的两种做法也叫人印象深刻。吃着早茶,佐以葡萄酒、八宝茶、盖碗茶、牛乳等饮品,让人回味无穷。

我注意到早茶中有一道点心:馓子。说到馓子,江南也有,从江苏淮安那一带传到上海,细细的馓子油炸之后脆脆的,我小时候就经常吃,既可以当点心也可以做零食。吴忠的馓子也很好吃,相比之下长得比较粗犷,口感更为筋道。另外,回族对于茶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数吴忠的八宝茶了,这是吴忠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茶饮,茶里有红枣、桂圆、枸杞、核桃、葡萄干、茶叶等,再撒上芝麻,滋阴补肾、养颜美容,听说还可以根据季节和性别不同,调整不同的辅料,达到不同的功效。

我觉得吴忠的美食和西北这一片土地分不开——淳朴、厚实、地道,无论是牛羊肉、面食,还是小吃,都原汁原味,加以煮、炖、烧、烩等技法,和上海的美食风格截然不同,上海的美食讲究浓油赤酱,追求精致。

站在古老长城的城墙上,漫步在蜿蜒空旷的土坡上,无数高挺耸立的白杨树在我眼前滑过,享受着太阳直射在肌肤上火辣辣的感觉,抬头仰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空中正飘过洁白无瑕的云朵,呵,这就是吴忠,这就是西北的塞上风情、塞上人家、塞上文化。我还未离开,却已在期盼着下一次的吴忠之行。

仙境……

中秋节,不仅仅是我和姐姐的结婚纪念日,也是我父亲和我先生的父亲的农历生日。

所以,又逢中秋佳节时,每逢佳节倍思亲。

现在中秋的明月,让我怀念与父母一起度过的那些温馨时光。曾经,一家人围坐于月下,品尝着月饼的香甜,分享着生活的点滴,那是多么幸福的画面。如今,明月依旧,而父母却已远去,徒留我在这全世中独自思念。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句千古名言,如重锤般敲打着我这颗心。悔恨当初未能多陪伴父母,未能尽到更多的孝心。如今,只能在回忆中感受他们的温暖,在思念中追寻他们的身影。

## 旅途中的月亮

范萍

近洱海边的上空有一轮巨大无比的月亮,你都不敢相信它是月亮,会惊叹它那么大、那么圆、那么美……

硕大而明亮的月亮洒下银白的光辉,仿佛是天空中悬挂着的一盏明灯,又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天幕……

映照静谧的洱海。而远处的苍山在月色的笼罩下,显得更加巍峨壮观,与洱海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

那一瞬间,突然想起那句诗: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

还有一次是旅居在希腊克里特岛的大山之颠,住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上小别墅里。那天恰逢中秋佳节,山上偶尔有羊群清脆的铃铛声被风吹响,叮叮当当,然后就是挂在寂静的苍穹中的明月,感觉伸手可摘,这是我第一次和月亮距离那么近,整个世界沉浸在它那柔和的光辉中,宁静而美好,恍若

而我先生这点做得很好。每周都回家陪父母聊天,有时候我会随口说,我们回你父母家吃饭。他每次都很认真地纠正我:“我们不是回去吃饭,而是回去陪父母聊家常。”我先生的父母年过九十之后,他更是“父母在,不远游”。

在这个中秋佳节,我仰望那轮皎洁的明月,愿父亲母亲在天堂安好,愿他们的爱永远陪伴着我 and 姐姐。我会带着父母的期望,勇敢面对生活的无常,珍惜每一个当下。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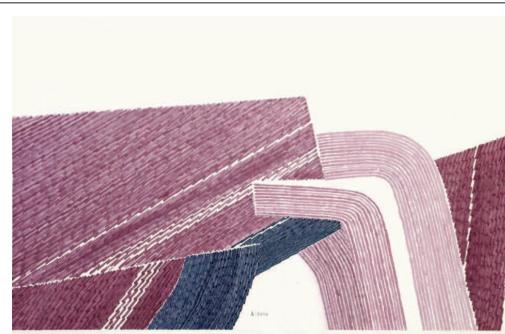
中秋到来之际,让明月见证我的思念,让清风传递我的祝福。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健康长寿,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中秋佳节团圆美满。

**十日谈**

幸福是平淡生活的重复,月圆而日复始,其实也是另一种重复。

月圆之时

责编:殷健灵



(纸本设色) 大建筑之三 奚阿兴